



“国学班”不能代替义务教育，家长该醒了

□梁鑫

前段时间，歌手孙楠为了让正在义务教育学龄阶段的女儿上华夏学宫的国学班，专门从北京搬到徐州，估计以后他不敢再这样做了。

近日教育部发文，要求各地排查并严厉查处社会培训机构以“国学班”“读经班”“私塾”等形式，替代义务教育的非法办学行为。教育部还表示，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无正当理由未送适龄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或造成辍学，情节严重或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一句是针对“国学班”的举办者，第二句则是针对像孙楠这样的家长或监护人。

“非法办学”，这是教育部对替代义务教育的“国学教育”作出的明确表态。今后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对相关学校进行审核和监管时，想必也有了依据。毫无疑问，这是对“国学教育”野蛮发展现状的纠偏。

让孩子了解传统文化、阅读经典文本，以此开阔眼界、启发心智，原本并非坏事。但从这些年媒体曝光的案例来看，所谓“国学教育”

以“国学班”替代义务教育，不惜拿孩子做试验品和牺牲品——“糊涂父母”该为此担责。

俨然成了一口筐，但凡跟传统沾点边，甚至打着传统的旗号而开展的应试培训，都被冠以“国学教育”——其实既谈不上国学，也无关教育。

孙楠女儿就读的华夏学宫“国学班”，宣扬“女德是社会良药”；江西豫章书院、山东博雅教育学校、陕西“善和传统文化”基地，以惩戒、严管的名义进行驯服教育和虐

待体罚——这些方式与现代教育精神相距甚远，也无法把孩子培养成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人。

在这些“伪国学”学校里，难以学到真才实学，更无法培养科学精神和独立人格。一些所谓的“大师”嘴上唱的高调，却拯救不了学员的灵魂；数着高昂的学费，也许是他们真正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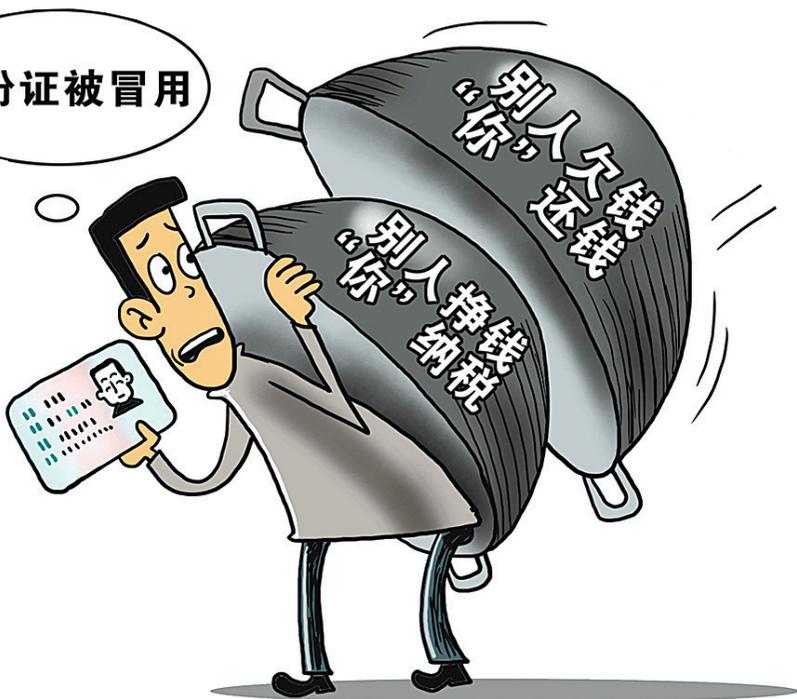
更令人不平的是最近披露的一个案例。吉林四平玉琨国学实验学校，号称“用国学教育净化学生的心灵，用中医教育保障学生的身体健康”。当一名学童在校生病时，为其服用校医务室自制中药粉。孩子去世后，法人代表责怪孩子父母“你们家杀业太重，应该忏悔”。这哪是什么“国学教育”，不过是在贩卖糟粕罢了。

孩子在义务教育学龄阶段，世界观、价值观还未完全成型，辨别是非的能力不强，求学选择也受制于父母。因此，一些父母将孩子送到“私

塾”，剥夺孩子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让孩子接受有悖于社会常识、成长规律的不当引导，甚至身心受到伤害，他们理应承担责任。

从这个角度看，教育部关于“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的表态，足具威慑力，是对一些“糊涂父母”的呵止。除此之外，也要注重对家长的引导，要让家长们意识到，送孩子到“国学班”“读经班”，并以此替代义务教育，不仅花了冤枉钱，变成试验品，最后还将成为牺牲品，进而让他们不敢也不愿去拿孩子的成长做赌注。

身份证被冒用



“背黑锅”

随着“个人所得税”APP上线运行，“被法人”“被高管”等各种身份冒用行为频现。为证明“我不是我”，受害人不仅花费大量时间，还常常被“踢皮球”。

新华社发

□热议

“和服赏樱”：与其回避，不如“脱敏”

□刘远举

武大赏樱风波仍在发酵，事情起因陷入罗生门，各方说法不一。

据报道，涉事男青年的说法是，他因穿着唐装和服，被保安认为和服，结果，保安执行校规，觉得和服不适合进入，因此阻拦。

武汉大学发布回应称，与保安发生冲突的两名游客，其中一个没预约却欲硬闯，且言语挑衅，随后发生肢体冲突。

虽然回应全文事实上否认了“疑似和服”不能进的说法，但文末却说“希望公众遵守学校赏樱预约规定，在校期间举止文明，服饰得体，共同维护良好育人环境”，隐隐约约透露出那么几分意思。

其实，是否有预约，是否因为言语挑衅发生冲突，都是细枝末节，公众真正关心的是，到底能不能穿和服赏樱，这个规定到底有没有道理。我个人觉得，问题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在当下的中国“民间外交”氛围中，由于一些民众的观念跟不上时代

一味回避矛盾，只能让“和服赏樱”更加敏感。鉴于此，武大不妨多做些建设性工作，帮助公众更理性地面对复杂的历史与现实问题，这样也能更好地体现大学风骨。

变化的大潮，所以，和服禁忌甚至狭隘的民族情绪，仍然是客观存在的。

不尊重这种禁忌，会导致潜在的冲突，甚至在校园里伤及人身安全——毕竟有因买日本车而被砸到瘫痪的前车之鉴。如此，武汉大学限制穿和服者进入，未必是出于校方的价值观立场，而是为了避免游客间的冲突，出现各种安全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问题还有第二个层次，那就是这种禁忌虽然是客观的，却未必是合理的，更不意味着这种禁忌是一种普遍的、必须遵守的规定。从法律上来说，并无强制规定，穿不穿和服是个体自由，这无需多言。

实际上，这种禁忌只存在于特定场合下、特殊情况下。比如，在当年西安反日

游行时，开日本车就是一种禁忌。

但是，这种禁忌只是特殊场景下少数国人聚集起来对另一部分国人的强制。与此同时，在更多的地方，在北上广深的大城市中，不管是肯德基，还是日本料理，更多的国人并不受这种禁忌的影响。那么，能说这种禁忌是一种必须遵守的规范吗？

就武大的樱花来说，虽然与日本有渊源，但如今既然扎根在那里，赏樱也变成了旅游观景，大家在樱花树下拍照摄影，而不是庄严肃穆，苦大仇深，足见在社会各方心中，樱花已然脱敏。

另一方面，和服也并非是一个普遍的禁忌，中国游客到日本穿和服，或者穿和服拍照，从来都不是普遍的禁忌。

和服没事，赏樱没事，偏偏穿和服赏樱，就是1+1大于2，甚至性质都变了，自然无从谈起。

这就进入到第三个层次：面对这种并不正确的民间禁忌，武汉大学该做些什么。

作为保安和部分游客来说，面对和服赏樱，未必会来得及细细思考禁忌本身的合理性，或延展至对外交往，更多的是潜移默化形成的条件反射。这种条件反射形成的民间外交禁忌，已经落后于时代所需。

大学本有开启民智的责任，武汉大学作为中日友好樱花的场地，就不应该仅仅避免矛盾，甚至矛盾暴露出来后，在回应中还一味回避。

鉴于此，武汉大学不妨多做些建设性的工作，帮助公众更理性地面对复杂的历史与现实问题，恢复自身的主体性——这些建设工作涵盖面很广，如立招牌对“唐装和服”“和服”的渊源加以科普，提醒公众对此多加包容，也为因穿和服引发的冲突提供协调和公平处理渠道等。若能如此，也能更好地体现大学风骨。

(相关报道见A10版)

□热议

“剑桥承认中国高考成绩”如何被一些国人误读

剑桥的招生要看很多指标，中国高考成绩不算重要指标，而且不同的学院有不同的要求，还会组织自己的面试。另外，所谓“剑桥大学承认中国高考成绩”，虽是事实，却是几年前的“老政策”。

□张丰

近日，多家媒体报道英国剑桥大学“招生新政”：剑桥承认中国高考成绩。

3月24日，剑桥大学校长斯蒂芬·图普（中文名杜思齐）在北大演讲称：“高考成绩不是剑桥大学入学申请中唯一的参考指标。在剑桥的入学申请系统中，还有很多其他的指标。”我们之所以要接受高考的结果，是因为我们希望用尽可能多的信息来衡量剑桥大学的申请者。”

杜思齐校长是回应“是否与中国大学争夺优质生源”这个问题时作上述表示的。估计杜校长被问这个问题时也是一头雾水，因为剑桥并没有什么“新政”出来——所谓“剑桥大学承认中国高考成绩”，虽是事实，却是几年前的“老政策”；剑桥没有因为该政策就扩大在中国的招生规模，也没有改变“招生办法”。

这个旧闻被重新翻炒，推手到底是哪些媒体，需要考究。哈佛、剑桥等名校的校长先后访华参加学术活动，引起家长和媒体的广泛关注，继而产生一种“世界名校正在和中国高校抢生源”的幻觉。于是，在演讲的提问阶段，“您如何看待抢生源”就成了一个自然的问题。

舆论的误解，就是把“承认中国高考成绩”和“在中国扩大招生”混为一谈了。许多人缺乏对剑桥大学招生系统的理解，把剑桥的招生想象成中国的高考招生，以为中国高考成绩可以等同于雅思。实际上，剑桥的招生要看很多指标，中国

高考成绩不算重要指标，而且不同的学院有不同的要求，还会组织自己的面试。

然而，中国舆论却解读出“只要在各省排位在0.1%就可以报考”的意思。这种“虚构”的背后，其实并不是对“抢生源”的担忧，恰恰相反，人们是在渴望剑桥加入抢生源的队伍。

前些年，随着自主招生改革进行，香港几所大学加入到内地高考的抢生源大战。过去每个省的状况，大多只能在北大、清华、复旦这样的内地名校之间选择。如今又多了香港的几所大学。对有些父母来说，如何把孩子推向一个更高的竞争平台，成为一个急切又焦虑的问题。

中国大城市的中等收入以上阶层，卖掉一套房子，就能解决“半奖”甚至“自费”的问题，这让中国最优秀的青年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竞争。不管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还是对整个国家在未来的发展，这种留学潮其实有着很好的促进作用。

在这样广泛的需求中，剑桥大学“承认中国高考成绩”，就会成为一条颇具爆炸性的新闻。

因此，“新政”是误传的，心情是真切的。在以往很多家长心中，上清华、北大，是孩子借由高考去高校深造的天花板，而如果这道天花板还能再抬高一截——有更多世界顶级学校加入进来，这自然正中下怀。

只不过，现实依旧会有一些“骨感”——上剑桥除了看高考成绩，还有很多条条框框，而这并不容易达到。